

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

对我们生活的误测

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美国]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印度] 阿马蒂亚·森

[法国] 让-保罗·菲图西 著

阮江平 王海昉 译



新华出版社

014032589

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

对我们生活的误测

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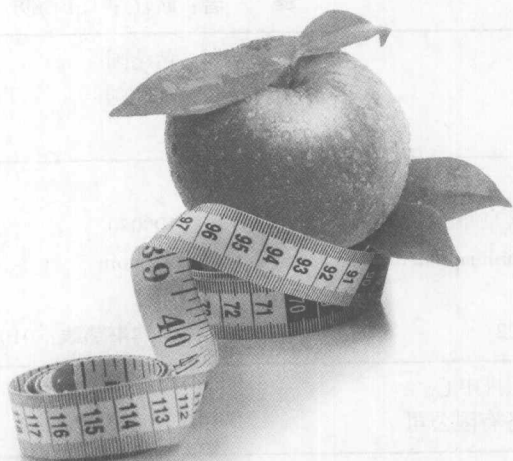
[美国]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印度] 阿马蒂亚·森

[法国] 让-保罗·菲图西 著

阮江平 王海昉 译

F222.33
35-2



F222.33
35-2



北航

C1720630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美)斯蒂格利茨，(印)森，(法)菲图西著；阮江平，王海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3

书名原文：Mismeasuring our Lives

ISBN 978-7-5166-0895-1

I. ①对… II. ①斯… ②森… ③菲… ④阮… ⑤王… III. ①国民经济计算体系—研究 IV. ①F2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911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0-636

Mismeasuring Our Lives

Copyright © 2010 by The New Press, Foreword © 2009 by Nicolas Sarkozy

Preface © 2010 by Joseph E. Stiglitz, Amartya Sen, and Jean-Paul Fitoussi;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New Press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作者：(美)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印度)阿马蒂亚·森 (法)让-保罗·菲图西

译者：阮江平 王海昉

出版人：张百新

选题策划：黄绪国

责任印制：廖成华

责任编辑：黄绪国

装帧设计：图鸦文化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0

网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1/16

印张：15

字数：180千字

版次：2014年3月第二版

印次：2014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66-0895-1

定价：3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摘自习近平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摘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目标责任考核、绩效考核、任职考察、换届考察以及其他考核考察，要看全面工作，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际成效，看解决自身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效，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

——摘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

中共广东省委

我向省直机关干部和各市党政主要领导同志推荐两本书(《幸福的方法》泰勒·本-沙哈尔著、《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等著)。两本书字数都不算多,第一本书可读性很强,对后一本书中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部分,可在阅读中从略。而对于这本书,我尤其希望各市党政主要领导和各经济综合部门的负责人认真一读。

如同民主和自由一样,幸福是人类共同追求。从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者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和水平。认真研读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广东的实际相结合,深入思考,对于我省“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工作肯定大有裨益。也希望以此进一步推动我省的干部读书活动。

江泽民

目录

Contents

序	尼古拉·萨科齐	1
前言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阿马蒂亚·森 让—保罗·菲图西	14
执行摘要		35
	为何撰写这份报告?	35
	这份报告为何重要?	39
	报告由谁撰写?	41
	报告是写给谁的?	42
	有哪些要点和建议?	44
	幸福是多维的	52
	下一步做什么?	60
第一章	传统的GDP问题	61
	导言	61
	估算价值——广泛性与可理解性	65

在现有的衡量框架内能做什么？	67
体现家庭视角	79
第二章 生活质量	101
引言	101
衡量生活质量的概念性方法	103
生活质量的主观衡量标准	105
影响生活质量的客观特征	109
跨领域的问题	132
第三章 可持续发展和环境	145
引言	145
回顾	148
调整后的净储蓄	160
以一致认可的方式量化可持续性：	
主要障碍是什么？	169
结论	182
附录：本报告续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报告	
《民生问题：衡量社会幸福的11个指标》概述	196

序

尼古拉·萨科齐

我坚信，除非我们改变衡量经济表现的方法，否则我们不会改变自身的行为。

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孩子的未来充满金融、经济、社会和环境灾难——它们最终将是人类的灾难，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生活、消费和生产的方式。我们必须改变决定我们的社会组织和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准则。

一场艰巨的革命等待着我们——我们完全能感觉到。

这场革命只有首先是一场我们头脑的革命，一场我们的思维方式、思想倾向和价值观的革命，才能是完全彻底的。

如果不深入挑战我们描述我们事业的后果、行为的结果的方式，那么这样一场革命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我们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领导的委员会提出的关键方法应用于过去20或30年，这会导致我们改变对我们的选择的后果的评价；如果最终证明我们的模式是不恰当的，如果最终证明我们的表现是糟糕的，那么显而易见须要作出改变。

但是如果我们仍然相信，我们在这些年取得了真正的持续的进步，那么为何还要改变？

我们的统计数字和账目反映我们的渴望、我们赋予事物的价值。它们与我们对世界和经济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人类和我们相互关系的看法是分不开的。把这些视作客观的数据——就好像是我们外在的、无可置疑和反驳的东西——无疑令人安心和舒服，但却是危险的。之所以危险是因为我们到了不再自问我们的行动是为了什么、我们究竟要衡量什么和我们需要汲取什么教训的地步。

这就是我们的头脑如何开始封闭的，留下一种不给人质疑余地的教条主义方式。

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盲目地前行，却还确信我们知道要去往何方。

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在专家——他们对自己的学

识胸有成竹，和民众——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数据显示的情况完全不一致，之间造成互不理解的鸿沟。这是一条危险的鸿沟，因为民众最后会认为，他们被欺骗了。这是对民主的最大破坏。

在世界各地，人们认为他们听到的是谎话，数字是虚假的，他们被利用……。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多年以来，那些生活得越来越困难的人被告知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他们怎么能不觉得被欺骗了？

多年以来，人们被告知金融是推动增长的强大发动机，不料却在某一天发现，它积累了如此巨大的危险，以致让世界陷入混乱。难道还会有人不理解那些失去家、工作、养老金的人为什么有被骗的感觉吗？

多年以来，统计数字把日益强劲的经济增长描述为成功地战胜了供应不足，直至人们发现，这种增长威胁着地球的未来，而且它破坏的东西超过它创造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求人们努力、奉献和改变生活方式，否则就太晚了。他们觉得被骗了，这奇怪吗？

问题不是有谁要故意欺骗，因为不管是为GDP和价格指数的重要性作辩护的统计人员还是相信“公平价值”是衡量资产价值的最佳标准的财会人员都没有说谎。

问题源于，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

经济发生了改变，而衡量标准没有同步改变。问题源于，最终，甚至在我們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们用这些统计数字和账目证明它们没有证明和不能证明的事情。我们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对财富的描述误解为财富本身，把对现实的描述误解为现实本身。可是，现实总是最终掌握着决定权。

我们抱着错误的观点，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为供应不足和风险付出真正的代价。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可是这种真正的代价迟早是要付出的。到那时，账单要沉重许多，因为以这些错误的经济核算结果为基础的行为加重了供应不足和风险。

这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当前所处的状况。

我们形成了一种对数据的崇拜，我们眼下也为数据所包围。我们开始逐渐了解自身行为的巨大后果。

带着所有这些想法，在2008年2月，我委托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和让-保罗·菲图西建立一个由世界一流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为了扭转我们面临的形势，我们必须打破陈旧的思维方式。最终要发起一场讨论。这场讨论必须在最高的专业知识层面上展开，而且必须是全球性的。

委员会成员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挑选的，他们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开展工作的。这些成员把他们的时间、

智慧和学识奉献给这项任务。他们在18个月内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如今，已经在国际层面上发起了一场集体讨论。而且这场讨论将不断进行下去。

我要特别感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和让-保罗·菲图西。没有他们，我们将一事无成。由于他们的声望、威信和能力，我们才得以把如此众多的专业知识会聚起来。

这个委员会将带来改变。

这份报告将带来改变。

形势的发展确保了这份报告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出台。这场危机不仅使我们自由地设想其他模式、另一种未来和另一个世界，它还迫使我们这样做。

原本是不可能在一个相信它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确定世界中发起这场讨论的。这份报告原本最多局限于学术界、局限于专家之间的讨论。或许会决定改变少数指数，或许会在少数细节上有进步。但是，在衡量事物的方法和看待数据的方法上是不会有改变的。我们原本不会被迫讨论我们的总体描述和我们行动的目的。

这表明，在当前形势下，这份报告不仅在学术上是重要的，在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它涉及的问题不仅与经济学家、统计人员和会计人员有关，还与政治有

关。

法国将安排在一切与构建新的全球经济、社会和环境秩序相关的国际会议、会晤和磋商中讨论这份报告的结论。法国将努力让所有国际组织按照委员会的建议修改他们的统计方法。法国将建议其他欧洲国家贯彻这些建议，从而作出表率。法国将相应地修改本国的统计方法，并把对这份报告的研究纳入法国所有公务员培训机构的课程。

假如在某一时刻，世界上所有身负要职的人研究了这份报告，并使自己与主流的统计和核算模式产生了决定性的最小距离，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做决定了，世界也将发生彻底改变。

我们没有时间等待思想倾向缓慢转变，也没有时间等待有越来越多的领导人、科学家和专家逐渐醒悟，然后期待在某一天收到效果。

在2008年2月，我感到急需摒弃那些根深蒂固于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和行动中，并让我们自己骗自己的固定想法和教条。我感到急需停止对所有那些吐露他们的麻烦、困难、痛苦、疑问和焦虑的人们说：“你们错了，我们的统计数据证明情况不是这样的。”我感到急需消除这种损害民主的充耳不闻式的对话。

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和让-保

罗·菲图西交给我的委员会工作评估报告中，我注意到这样一句话：“虽然平均GDP在增长，但是多数人可能感觉自己的境况变糟了，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境况的确变糟了。”为了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清楚，为了让公开讨论回归到真理的基础之上，为了改变我们与真理的关系，我们的一些最有声望的经济学家如此直言不讳是绝对必要的。确实长期存在一个我们计算什么和如何利用计算结果的问题。专家们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早就在讨论这个问题。然而这种讨论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我们明知我们的指标有缺陷，却还继续使用这些指标，就好像它们没有缺陷一样。它们使交流变得容易。最重要的是，这些指标是我们对经济和社会的看法以及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质疑这些看法和意识形态似乎太肆无忌惮，以至人们连想都没有想过要这样做。我们倾向于等着矛盾和绝路自己显现出来。这一天已经到来。可是，正如我们都知道的，胜利远不是一个预料之中的结论。

知识、道德和政治斗争已经在那些因为无法改变思维方式或者出于私利而希望一切回到从前的人和那些相信再也不能和从前一样而且必须尽快作出改变的人之间展开。

法国已经选定了阵营。它将是一股提出建议和改变的力量。所有在处理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人都肩负着历史的责任。

明天的世界不会再和危机前一样了，因为顽固的思想倾向已经被打破，再也不能封闭了。

明天的世界将不一样了，因为在各个地方，人们的心态都在改变，而且将不断地改变。

今后，不公、不当和愚蠢的行为不再是可以容忍的，也不会被容忍。

还不能确定，我们是在常识的指导下得以更快和协力实现这种改变，还是要等待新的灾难迫使我们实现我们无法主动作出的改变。

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政治家不能满足于充当管理者、不能只满足于应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和协助改变。

他们必须发起改变，促进改变，确定改变的目标。政治是集体事业，是与一切形式的决定论和宿命论作斗争的人类意志。它是我们都拥有的共同选择我们命运的自由。

形势紧迫。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确信的事情被击得粉碎，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显得无能为力，一切都需要

重建和彻底改造。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首要的政治问题是我们希望在何种发展模式、何种社会和文明模式下生活，我们希望把何种发展模式、何种社会和文明模式留给我们的孩子。

在经历了这么多过分的行为和错误之后，在面对当前如此严重的危机之时，在世界已经如此接近深渊之时，构建“文明政治”并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问题，不是一个与眼前的困难无关、无须现在就考虑的问题。它是一个需要立即回答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就需要改变轨道。面对所有这些困难，我们无法满足于过一天算一天而不作长远打算；仅靠特别的解决办法是无法让我们摆脱危机的。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往何处去和追求什么目标。委员会在考虑质和量、主观和客观、市场和非市场部门的关系时，显然在思考我们建立的、被我们叫作文明的概念，思考我们将用来判断我们所获成就的基础。

如果在我们对世界的表述中，人们在家庭中实施的服务与我们能从市场上获得的服务相比没有价值，那么我们就在表达一种家庭再也不那么重要的文明观点。谁能以为这不重要？

如果休闲活动没有计算价值，因为它基本上充满

了运动和文化之类的非市场行为，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把高生产力的标准置于实现人类潜力的标准之上，这有悖于我们宣称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谁能以为这不重要？

如果没有很好地养护交通基础设施，导致事故增加和维修费增加，甚至导致医疗费增加，但却使产量增加了；如果我们认为那些拉大了家和工作之间的距离，并且加大了不安全性和排斥性的行为是对进步的积极贡献；如果精神紧张、压力和焦虑日益严重，给社会造成损害，还把为对抗它们的影响而投入的越来越多的资源包括在经济增长之中——如果我们做了所有这些事情，那么，我们进步的概念究竟还剩下什么？

如果我们在核算中不考虑公共服务质量的价值；如果我们仍然拘泥于一种只包括创造了什么而不包括毁坏了什么的经济发展指数；如果我们只看GDP——它在发生地震、火灾或环境灾难时就会增长；如果我们不把生产过程中的消耗从产出中扣除出去；如果我们不把未来规划包括在内；如果我们不考虑创新将加速资本贬值——那怎么能指望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和勇敢地面对我们的责任？

我们构建的文明取决于我们的核算方法，这完全是因为它将改变我们赋予事物的价值。而且我不光指